

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内部结构分析

张子杰 邵翰卿

空军勤务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

【摘要】本文通过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,结合政策调整和经济局势的变化,分阶段剖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,对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,并提出合理建议。

【关键词】 固定资产; 投资结构; 分析预测

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,也称为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。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涵盖固定资产更新、改建、扩建、新建等相关的活动。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的手段。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,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、速度、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。

1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内部结构

固定资产投资从经济类型的角度分类,可以分为国有、集体、个体、联营、股份制、外商、港澳台商等,将其中项目进行组合,可以大体分为政府投资、民间投资和港澳台及外资投资三类。近年来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,三类投资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,但增长率差异较大,直至今日,形成了民间投资占据极大份额,政府投资次之,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作为政策手段加以辅助的局面。

根据近年来的数据显示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整体上呈现先快后缓,稳步增长的态势,只有2018年出现了小幅回落。政府投资增长率略微低于民间投资,二者基本位于高位,投资量占社会总投资量的比重极大;港澳台及外资投资增长率并不显著,占总投资的比重也较小。

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来看,201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了1999年的近22倍,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量增长惊人,尤其是在经过2000-2014年持续维持在10%的高速增长后,增长率理应回归合理水平。占投资贡献最大份额的民间投资增长率相对稳定,始终维持在正增长,并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、经济增长趋稳的形势,增长率逐步回归10%以下;政府投资的增长也相对平稳,对全社会投资起着调整的作用,反映在2015-2018年增长率的波动上;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增长率不高,即便是在2014年以前,增长率也远远低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,2018年增长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“跳水”,整体维持在低增长的状态。

2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阶段分析

通过对数据进行纵向对比,结合近年来经济局势和政策的变化,可以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状况进行分阶段的解读。

2.1 第一阶段:2012年至2015年

这期间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,但转型升级的总体目标已经提出,因此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增长率在稳步降低,但因为发展惯性的关系,这一阶段的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,其中民间投资在政策红利的鼓舞下增长较快,占全社会投资总量从2012年的58.1%增长到了61.6%。

2.2 第二阶段:2016年至2018年

2016年的数据出现了较大的波动,主要是国家推行去产能政策,对煤炭和钢铁行业的投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,这两个行业的民间投资降幅明显,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同比降

低了27%,黑色金属矿采矿业同比降低了33%;铁路运输业方面,国有控股的高铁产业发展势头迅猛,压制了该行业民间投资的增长,民间投资降幅在30%以上,结合这些情况,2016年固定资产政府投资增长较快,而民间投资增长降速明显。2017-2018年,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,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走低,这一期间政府投资集中的交通运输业度过了高速发展阶段,高铁大动脉组网完成,政府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;民间投资在受到政策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,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稳步提高;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降幅明显,主要是受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》颁布的影响,部分领域禁止外商投资,限制了传统产业外资的流入。

3 结论

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,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,但伴随着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的“阵痛”不可避免,政策的修改会对社会资本的流入量产生影响,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,关键在于把握改革的契机,迎难而上,将政策优势落到实处,适时调整以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。

从历年的数据可以看出,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主体地位明显,且就目前的政策导向来看,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现有局面。经济学理论认为,年投资的三分之一转化成消费,三分之二转化成固定资产,2018年中国的投资率在50%左右,消费仍然明显不足,中国投入产出比长期以来是五比一左右,国际上是三到四比一,投资效益系数如果不断下降,每年投资的增幅是GDP增幅的两倍、三倍,将可能进一步推动和诱发信贷扩张、赤字增加、加速卖地、债台高筑、土地财政、产能过剩等弊端,因此投资仍需理性,在保持经济热度的同时尽量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。应巩固民间投资的主体地位,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国家生产迫切需要的领域,持续激发资本活力,促进消费和投资向均衡化方向发展;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应持续鲜明,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,从全局眼光来考量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,引导民间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的流向,为中国经济加油助力。

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占比虽小,但却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,对于丰富投资结构,促进对外开放意义深远,未来其投资的增长率有望超过政府投资,逐步缩小和民间投资的差距。国家应当持续吸引港澳台及外资流入,并非同过去一样不加筛选地大包大揽,将国外淘汰的产能引入中国,进行低效且有害环境的资本引入,而是发挥国家的经济主体地位,鼓励资本流入新能源、新技术、新管理模式的领域。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》的颁布及时而有效,一方面对部分领域列出了取消或放宽准入限制

的过渡期，过渡期满后将按时取消或放宽其准入限制，降低繁文缛节对资本流入的影响，提升资本利用效率。另一方面，对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采矿业、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、交通运输业等等实行分类管控，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，境外投资者不得投资，投资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》之内的非禁止投资领域，须进行外资准入许可；投资有股权要求的领域，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。以上种种，在实施初期势必对传统的外商投资模式产生较大冲击，中国固定资产中港澳台及外商投资连续数年出现负增长，但这是必要的，如果再延续旧模式、旧思维，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，还会危及环境以及全中国人民的福祉，不能仅为了粉饰数据而牺牲长远的利益。也有理由相信，随着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的不断完善，会有更多外资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、回报率更高的行业，负增长只是暂时的。

我国多次指出：“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，只会越开越大”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政策的持续推进，“进口商品博

览会”的召开，“亚投行”的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，中国在“引进来”同时也在大步“走出去”，在促进资本的全球流通、世界各国和谐共建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，也带动了本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。未来中国应当引导外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、先进制造业、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，真正实现资本投入与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密协调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新的稳定增长点，并早日形成规模效益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罗伯特·索洛.经济增长因素分析[M].史清琪等译.上海:商务印书馆.2003.1-16.

[2]国家统计局.中国统计年鉴(1987-2018)[M].北京:中国统计出版社.2019.

作者简介：

张子杰(1996—)，男，硕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军队会计。

邵翰卿(1986—)，男，94994部队财务科长。